

荆州记忆



建设中的荆州长江大桥。

荆州长江大桥建设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

□ 朱传荣 张良波

2022年10月1日,是荆州长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20周年纪念日。它的建成,结束了长江荆江荆沙段上无大桥的历史,贯通207国道,联通湘鄂两省,形成一条南北公路交通大动脉,还创造了长江建桥史上的多项纪录。大桥工程建设工期历时4年半,但跑立项到动工兴建竟达10年之久,背后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69年春,虽然组建了沙市汽渡,仍杯水车薪,等渡的车、人排成长蛇阵,汽车司机抱怨说:“要过沙市渡,先找旅社住;要过沙市江,必须带干粮。”靠过江营生的老百姓则说:“到了荆江边,等得火冒烟;要到对岸去,难于上青天!”

这个“交通瓶颈”,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,同时,交通战备也急需建桥。1988年年底,沙市交通局的潘传义写了一篇近万言的《该是修筑沙市大桥的时候了》,文章在专业刊物发表,“一石冲开水底天”,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,有关部门很快将筹建长江大桥纳入议事日程。

当年参与大桥立项筹建工作的甘诗勤,今年已是85岁高龄。1989年8月,他刚上任市交通局局长,沙市建桥立项任务交到了他手中。他很快搭起了“闹台”,挂起了“荆沙长江大桥领导小组”牌子,甘任组长。据老人回忆:时任沙市市长的钱岱说,“钱是没有的,但桥一定要建的!”不久,荆州、沙市两边分别为建桥四处奔走,同年,

湖北省军区“交通战备小组”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呈报了《关于“八五”重点国防公路、桥梁建设计划的报告》,荆沙两地也分别向省里递交了修建大桥的报告。

长江上大型桥梁建设的立项,需要征求计划、交通、航空、水利、防汛、环保、城建等多个部门的意见,还要有资讯、评估、规划设计、勘测设计、工程技术单位的论证,编写《项目建议书》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《工可报告》等,最后由国家计委和交通部门列入基本建设计划,这是一条漫长的路,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。

为跑立项,大家发扬“钉子精神”,见缝插针,“无孔不入”,找有关部门的科员、科长,一直找到副厅长、厅长、省长、省委书记,从省里跑到北京,找前任和在任的有关领导,一直找到国务院副总理。省计委、省交通厅分别向各级有关部门呈送了报告,省“四大家”和省顾委主要负责同志,关心过问大桥的筹备工作、进展情况。

1992年6月10日,“湖北省荆沙长江公路大桥前期工作领导小组”终于正式成立,办公室设在沙市交通局。1994年3月1日,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;同年10月31日,正式合并成立荆沙市;1996年11月20日,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荆州市。

为了解决建桥资金,多措并举,引外贷贷款,

市民自发捐款,自筹启动施工资金,1998年3月28日,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终于动工兴建。从筹备搭摊子,跑立项到动工兴建,是历经长达10年的“马拉松”。甘诗勤说,为建大桥立项,光跑北京都不下三、四十次,很多年的春节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。

甘诗勤反复强调,能立项得感谢两个人——湖北省原交通厅厅长、老红军秦忠和国家计委原副主任、老红军郭洪涛。

曾经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前苏联专家西宁,当时已经是92岁高龄,他两三次亲自到实地参与大桥的选址、踏勘与论证。提出4车道改6车道等许多技术上的建议,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,既保证工程质量又节省了资金。可惜的是,他回国3年后不幸去世,他的女儿遵照父亲遗嘱来到大桥建设工地,关注大桥的施工情况。

当年参与建设施工的有三个单位:大桥北段湖北路桥、中段中港二航局、南段湖南路桥。建设施工中经历了1998年世纪特大洪水的考验,并克服了建桥地处江面宽、环境恶劣、水下地质条件复杂等难题,创造了建桥史上的多项纪录。

今天,当我们远眺这座宏伟壮观的大桥,或从大桥上通过时,一定要铭记为大桥跑立项的先行者,勘测设计建设施工者,以及所有为大桥建设付出汗水和努力的人们。

章华广议

复建「觉楼」历史文化地标建筑,重塑沙市老街「魂」



沙市觉楼(警钟楼)。

荆州沙市“觉楼”建于1928年,因为纪念北伐战争胜利,取“唤醒民众觉醒”之意,被命名为“觉楼”,曾是民国沙市第一高楼,也是当年一处名胜。“觉楼”是由沙市商会投资兴建的公益楼,西式洋楼风格,楼高五层,其中主楼三层,第四层悬挂大钟一口,因而该楼也被称为“警钟楼”,第五层为瞭望台,安排专人值守监视火情,一旦发现火情,就立刻敲钟报警,提醒设在一楼的水龙公所的消防勇士们出动救火。火警瞭望台是对火情的先知先觉,时刻提醒民众保持警觉,防范火灾发生,这也是“觉楼”得名的另一缘由。

沙市“觉楼”历史文化地标建筑面临的主要问题

1.沙市觉楼上已无历史地标建筑“觉楼”,且无可供重建空地。当年沙市城内木质板房居多,火灾频发,军政府顺应百姓呼声,安排修起“觉楼”用作火警瞭望哨及消防勇士驻守待命。因有“觉楼”高高耸立,于是便有了保留至今的“觉楼街”街名,更曾有“觉楼街”“觉楼人民公社”等机构,也就是如今“崇文街”的前身。

“觉楼”遗址位于崇文街与崇文街东口交会处一带,当年院门及匾额坐东朝西面临觉楼街,院中的“觉楼”主体建筑则为南北向立于高处。“觉楼”本是支撑“觉楼街”标准地名存在的唯一建筑载体,在老沙市人心中有着难忘的情结,“觉楼”的缺失让“觉楼街”遗憾无穷。

2.“觉楼”及城隍庙等历史地标曾见证沙市发展史,遭毁后痛失多个沙市历史符号。据清代沙市地方文人王百川所著史书《沙市志略》记载,清道光初年,消防已在沙市盛行,一旦发生火灾,人们迅速聚集,各路水龙速奔火场奋力扑救,被称为沙市民间第一美俗。“觉楼”延续和提升了消防功能,后又多年用作电信波室。当年“觉楼”是建在古江陵城(沙市城)城隍庙遗址台基上,2004年左右在开发便河广场西侧楼盘时被拆毁,后荆州博物馆进行现场考古,发掘了不少文物,包括央视《国宝档案》“荆州寻珍”栏目报道的现存年代最早的宋代泥塑陶关公塑像。

保护恢复利用建议

1.在沙市崇文街、崇文街一带复建“觉楼”,打造成“荆州消防博物馆”,适时联动打造“中国警钟楼”文化IP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:“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,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。”这“觉楼”曾多年是沙市最高建筑,沙市最早的现代消防设施,也是湖北近代消防的标志性建筑物,曾长期承担消防瞭望和消防救援的双重任务,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不仅如此,复建“觉楼”对研究和弘扬沙市历史文化、商埠文化、码头文化、建筑文化、电信文化、军警文化、消防文化等都具有重大意义。

建议选址在沙市中山路——崇文街历史文化街区,结合正在规划设计的沙市区中山路消防救援站扩建项目选址地(该地也是沙市早期消防机构所在地),划分功能后复建“觉楼”建筑,打造成“荆州消防博物馆”,并与规划中的重点功能区——长江城市展示台项目“里巷艺术”片区融为一体。

可充分借鉴各大城市保护利用消防历史遗迹经验,比如武汉市将立于1952年的“汉口义勇消防队纪念碑”原样保护至今,将“汉口义勇消防总队旧址”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更将民国武汉第一高楼——“汉口暨水塔”申报成功国保文物保护单位,并建有博物馆等成功案例。

可在“荆州消防博物馆”里陈列全省现存罕见的早期消防工具“摇龙”、清代救火用水箱、民国铜制水枪等老物件,沙市水龙在中山路演习等老照片。结合荆州消防支队队史馆建设,表述荆州消防非凡历程,展出各个历史时期消防制服,展示消防英雄代表人物事迹,塑造消防烈士纪念馆。

可在该馆摆放全国各著名城市“警钟楼”地标建筑模型,比如上海小南门警钟楼、武昌警钟楼、苏州警钟楼、长沙警钟楼、岳阳警钟楼等,配以文字说明,反映“中国警钟楼”文化现象,以装点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共文化空间,以擦亮“三楚名镇”“江汉明珠”“百年商埠”的码头城市名片,直至与诸多城市联动打造“中国警钟楼”文化IP,形成“中国警钟楼”文化遗产旅游线路。

2.挖掘沙市城隍庙、望江亭(楼)乃至古江陵城(沙市城)历史文化,以增强沙市历史厚重感。据清乾隆年间《续修江陵县志》记载:沙市城,元江陵城也,故隍祠在焉。城隍庙就建在古城砖上,于此出土发现年代最早的关公陶像珍贵文物,证明关公就是荆州城隍神。除此文化价值外,

此地还曾建有望江亭(楼),清人郑机曾作七律《登望江亭》诗云,其中两句“东望武昌云历历,西连巫峡路悠悠”,现被万寿宝塔公园借用为门联,也是造就了一段文化佳话,可将系列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消防博物馆展陈内容,从而留住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。

弘扬消防精神,赓续文化根脉。期待复建“觉楼”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,早日建成后发挥消防博物馆功用,广泛传播消防科普知识,加强公众应急自救能力,建成荆州消防成就、历史、文化、知识教育体验基地,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打造成为沙市中山路——崇文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标志性文旅景点。(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)



画师眼中的觉楼街。

江津风物

沙市有一条“崇尚文化”的老街

□ 秋天的声音

今年国庆长假第一天,秋高气爽、风和日丽。我们专程前往位于沙市老城区的崇文街,探访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,大部分已经在旧城改造中拆除了。老街西头路口用砖墙封闭着,我们只得绕道中山路,从洪家巷穿行至老街遗址处。所幸的是,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老房子,都在醒目处挂上了“历史建筑”“文物保护单位”的标识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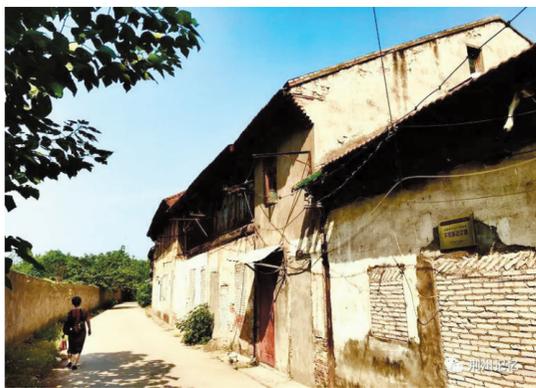
崇文街原来叫作“丝线街”,因街上有不少丝线作坊和店铺而得名。后因街上有“文昌宫”,又更名为“崇文街”,寓意是崇尚文化的街道;上世纪60年代,崇文街改名为“红卫街”,十年后,又恢复为“崇文街”。据说,文昌宫有新老之分。新文昌宫建于清嘉庆二年(公元1797年),老文昌宫则建于明代。由此可见,崇文街的确是一条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老街。

崇文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老街,与中山路西段平行延伸、相向而行。老街西头出口处俗称“大弯”,是中山路与解放路交汇处。这两条当年城区的主要街道,与垂直而来的新沙路相连,形成一个90度的大弯道。

老街的东头,连接一条叫“月亮街”的小巷子。小巷子十分奇特,不仅有一个90度大转弯,而且还是一条又窄又陡的坡路。过行人走到这里,一不留神就会摔个“屁股墩”,这段铺着青石板的滑坡路,就是沙市老少皆知的“软脚坡”。

那时候,一堵堵深宅大院的高墙,默默矗立在老街两旁,显得老街是那么端庄与祥和。长短不一的青石板,错落有致,一直延伸到老街尽头。其中一些年代久远的青石板,被过往车辆和路人碾磨得光亮圆滑,犹如一块块硕大无比的“老面馒头”。

老街上的大宅门一扇接着一扇,里面都是一重重深宅大院。老街上有一扇漆黑厚重的庭院大门,门前青砖铺路,绿树成荫。走进大宅门,里面有前后五进大小各异的院落,还有五进设计别样的厅堂房舍和过道廊桥。这一重重木质结构的古老建筑,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。据老辈人说,这里曾经是唱戏、喝茶、赌钱、宿客的地方。上世纪50、60



崇文街老巷子。

年代,搬来两家机关单位在此办公,一些随行家属也在里面居住,第四进堂屋的楼上,便是我少年时代的家。

据史料记载,当年家喻户晓的徽州会馆,就位于崇文街中西段。清嘉庆、道光年间,会馆生意十分火爆。我曾于闲暇之余偶发奇想,莫非少年时代居住过的深宅大院,与早已不复存在的徽州会馆有些许关联?其实不然,眼前这块黑底金字的“历史建筑”标牌上,分明刻着“徽州会馆”四个字。原来,于2019年9月30日“失而复得”的徽州会馆遗址,就在我少年时代的必经之路上。只不过,当年繁华兴盛的“徽州会馆”,如今只剩一座旧门楼了。

小时候,站在我家庭院大门前,便能看到对面高台上那棵银杏树。古老的银杏树参天挺拔,粗壮的树干三个人都抱不住,一根根裸露出地面的树根,像碗口一般粗细。

到了秋天,天上一片金黄。太阳照在银杏树上,洒下一道道金色的光芒,成熟的“白果”被秋风一吹,掉到地上到处都是。小伙伴们一颗一颗地捡起来,放在火里慢慢烧烤。等到里面的果仁烧熟了,再敲开果壳,把清香可口的果仁放在嘴里细细品尝,滋味美极了。

如今,那一片深宅大院都已不见踪影,一道白色砖墙将崇文街东西两段隔离开来。我站在已被拆除的洪家巷原来的路基上,久久遥望围墙外面远处那棵苍老的银杏树。老树的树叶已

经开始发黄,不知今秋它那繁密的树枝上还能结多少“白果”?

崇文街东段的人气更旺,与其相连接的觉楼街和毛家巷功不可没。据说,觉楼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老城隍庙所在地,后来在城隍庙遗址上建了一座钟楼,取名“觉楼”,因此有了“觉楼街”的街名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皮货交易市场。

毛家巷里有剧院、商店、饭馆,经常人流堵塞得水泄不通。1953年建成的沙市汉剧院,是新中国成立后沙市修建的第一座现代剧场,剧院门楼上镶嵌着一个硕大的红色五角星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小有名气的毛家巷食堂,是一家面向社会的公共食堂。宽敞的店堂里,整齐地摆放着十几张八仙桌,来这里吃饭的,大多是附近居民。有相当一段时间,每天放学以后,我便带着弟弟来这里吃饭。这里的土钵饭、小碟菜,伴陪我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少年时代的光阴。

悠长的老街,连接着好多小巷子。除了月亮街、觉楼街、毛家巷、洪家巷以外,还有文庙巷、喜雨街、逢春坊、武宣巷、富阳巷、七里庙巷,等等。来到这片以民居为主的老街区,犹如走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迷宫。

每到晚上,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,小伙伴们便聚在一起,玩“官兵抓强盗”游戏。大家分成强弱相当的两拨,一拨扮“强盗”,一拨扮“官兵”。游戏开始了,“强盗”们争先恐后地消失在夜色中的小巷子里。“官兵”们高喊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,口中的数字喊完了,抓捕“强盗”的行动便正式开始……

上世纪90年代以后,崇文街东段进行了大规模改造。过去的古民居老宅子,被一栋栋高楼所取代,青石板路也被改造成了“刷黑”的沥青路面。站在面目一新的老街东头出口处,抬头向南便可眺望中山路上的民国建筑“老天宝”。连接中山路和北京路的这条便道,大部分就是旧时的觉楼街和月亮街。

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,崇文街以及现存的逢春坊、武宣巷、文庙巷、富阳巷等,同中山路西段共同划定为“省级历史文化街区”。届时,崇文街这条“崇尚文化”的老街,将营造出更加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,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。